

文體明辯

四十七

78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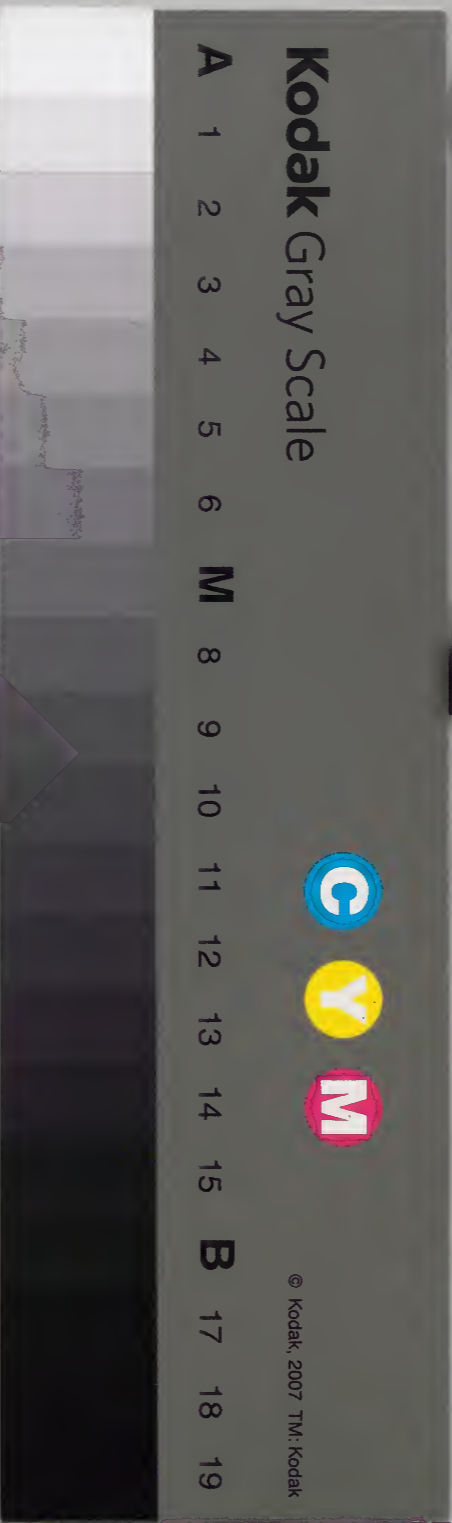
不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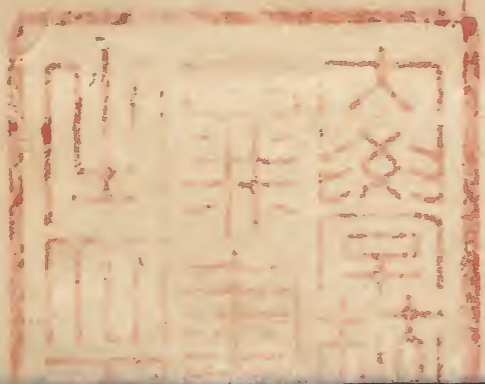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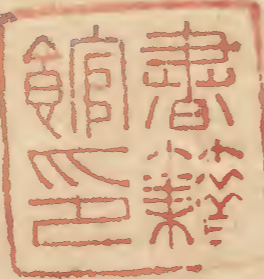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文華類	函架	號冊
六	一	二	三
七	八	九	十

漢 書 門			
類	號	函	架
六	一	二	三
七	八	九	十

內 閣 文 庫			
漢書	類	號冊	函架
六	一	二	三
七	八	九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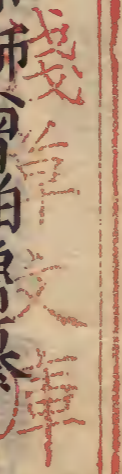
內 閣 文 庫			
番號	漢	6122	
冊數	78(50)		
函號	262	30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七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箴

按說文云箴者誠也蓋醫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謂之箴喻箴石也古有夏商二箴見于尚書大傳解及呂氏春秋然餘句雖存而全文已缺獨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一篇備載于左傳於是揚雄倣而為之其後作者相繼而亦用以自箴故其品有二一曰官箴二曰利箴大抵皆用韻語而反覆古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七

今興衰理亂之變以垂警戒使讀者惕然有不
自寧之心乃稱作者此劉勰所以有確切之云
也

官箴

虞箴

周辛甲

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州之他口及九民有
寢廟獸有茂草苟反此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帝夷氏羿冒貪于原獸上聲忘其國恤憂而思其麀
牝也壯武不可重去声用不恢大也臣夏家乎及獸臣
虞也司原敢告僕夫不取斥也

十二州箴

漢揚雄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太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
河流夾以碣石三后禹堯舜攸降列為侯伯如唐黎
屬降周之末趙籍魏斯是宅冀土糜沸炫法如湯
更盛更衰載從載橫陪臣擅命平原信天主是替
趙魏相友攻秦拾其弊比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
定制改封藩主張耳如意仰覽前世厥力當作孔
多叶二章移反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遺
危周宗自怙云焉有子隳六國奮矯果絕其維牧

臣司冀敢告在階官箴王闕不可斥言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澤攸處草繇
木條漆絲締紵濟漯既通降丘宅土城湯五徙卒
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叶連各反按此與書
丁武感雉雉祖已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
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與反致天威
命不叶平恐不震叶平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既知
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能復耽甲子之朝叶直豈
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外有民雖長必懼人殃

箕子歔歔厥居為墟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鈴松恠石羣水攸
歸萊夷作牧叶莫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
封呂於齊厥土塗沂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
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叶博
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陵遲嗟茲天
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
執矩

徐州牧箴

文水月辭失百...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澤
 既渚有羽有蒙羽蒙二名孤桐蠙珠以沂攸同實列名
 蕃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祭及辛紂
 名不祗不恪沈湎可酒臣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勳紂
 絕緒祚叶疾降周任姜太鎮于瑯邪餘叶詳姜姓
 絕苗田氏名常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
 本在萌芽叶訛乎及田敬仲奔齊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許彭蠡澤既渚陽鳥攸處橘柚
 羽貝瑤琨名篠蕩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獮矣獮一作

淮夷蠢蠢荆蠻叶民翻彼昭王南征不旋入咸蹟叶
 於垤莫蹟於山施叶輸咸跌於沔莫跌於川明哲不
 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叶許湯武聖而師伊呂桀
 紂悖而誅逢干叶經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叶
 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大伯遜位基吳紹叶
 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叶踐入霸叶搏
 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
 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孽堯崇勤屢省舜盛欽謀
 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荊州牧箴

杳杳幽幽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傷音

夏君一作遭鴻荆術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

玉砥礪象齒元龜未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

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慎庶國

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

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叶居良反風慄以悍氣銳以剛

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

荆敢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榮播波作泉漆惟用固作攸

成田田相挈廬廬相距言个物夏殷不都成周攸

處豫野所居爰在鷓墟豫州柳星張分四隩咸宅

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

牙叶訛靡哲靡聖捐作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

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

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

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于南巢叶鋤成康太平

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于孫子王赧為

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益州牧箴帝改梁為益

嚴巖名巖山古曰梁州華山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
 洪波鮪堙降陸于時八都州也厥民不隤禹導江沱
 岷嶓啓乾遠近底首磬錯磬丹絲麻條暢有粳有
 稻自京徂畛民攸温飽帝有桀紂酒沈頗僻遏絕
 苗民不服致使梁州道路過絕不通於中國滅
 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為荒
 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
 疆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漢中巴蜀隴西廣漢犍
 州光美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
 管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厲崑崙作崑崙邪指閭闔門畫為雍
 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積石龍門並山名自彼氏羌莫敢
 不來庭莫敢不來王每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
 貢荒復其寓陵違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
 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帝居良反二作京武隴
 山徂以猶言列為西荒南排勁越北啓疆胡并連
 屬國一護攸都武帝時平南越分其地為九郡北
 張掖等郡分處降者於河南國因其俗置屬國其
 官有典屬國有都尉宣帝又置都護使并護屬國
 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贊綴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叶甲北阨幽都，戎夏交偏。伊昔唐虞，實為平陸。周朱存臻，追于獯鬻。晉溺其陪，三脚分音趙周使不阻。叶音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措據有此也東陌穢貊，羨及東胡。疆秦北排，蒙公恬城。壇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安我邊。萌同氓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臙。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為，莫敢不來。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大戎不享。叶虛爰貊一作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叶平也既，不俎豆。又不干戈，大戎作亂。斃于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叶通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叶音爰自開闢，不羈不絆。叶彼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主

文

後

二

陵遲周室是亂龍越裳絕貢荆楚逆叛皮四
國內侵蠶食周宗祖臻于季報遂以滅亡大漢
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
臻黃支海外抗航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
隆不可不懼平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模亡國
多逸豫而存國多難通皇竭中虛池竭瀕乾未
詳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
今存十六篇

漢揚雄

光祿勳箴掌議論守門戶
賓讚受事之職

經兆宮室畫為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周
衛民有蕃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岐昔在夏殷
桀紂淫洩特牛之飲門戶荒荒亂郎雖執戟謁
者參差殿中成市或鼓或鞞忘其廊廟而聚夫逋
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呶音撓譁內不可不省外不
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執經

衛尉箴掌官門
衛屯兵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去設置山險畫為防禦重
銀作累垓以難不律闕為城衛以待暴卒國有
以固民作有以內音各保其守永脩不敗浦

味維昔庶僚官得其人叶如延反荷戈而歌中外以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飭內政而成周宿衛之功制盡廢
 門非其人戶廢其職曹子標劍遂成其詐叶莊助
 衛人秦主守不寤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閣樂矯搜衛之
 載者不誰誰何尉臣司衛敢告執維

太僕箴掌輿馬之官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昔在上
 帝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石紂作不令武
 主征殷檀車孔夏四駟孔圻僕夫執條音條載駢

載駟我輿云安我馬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昔
 有一作淫羿馳騁忘歸景公千駟而淫於齊詩好
 壯馬牧於駒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詩美魯
 猶興也為頌實厩焚問人仲尼厚醜也類孟子蓋惡夫厩多
 肥馬而野有餓殍子九反僕臣司駕敢告執皂此
 苟反

廷尉箴掌刑辟之官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叶治茲平民不回不辟叶
 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一作不寧穆主
 耄荒甫侯伊謀叶謨五刑訓天周以阜基厥後凌

卷之四

遲上帝不觚言叔世無法猶觚之不觚周輕其制

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遺亦不觚之矣止寇賊滿山刑者半

道詳未昔唐虞象刑天民人全紂作炮烙墜民于

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則是剽無云何害是剽

是剖並未詳惟虐惟殺人莫予柰詳未殷以刑

顛秦以酷敗叶蒲獄臣司理敢告執謁叶於

大鴻臚箴掌諸侯及歸義蠻夷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陶陶百主天工人力畫為上

下羅條該羅百職人有材能察有級差遷能授官

各有攸宜且主以不廢官以不墮昔在三代二季紂

不蠲不潔也不穢德慢道署非其人叶如人失其材

職及其官員居察察荒耄國政如漫叶民文不可

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

在陸

宗正箴掌親屬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叶小禮有攸訓屬

有攸籍倫各有育長也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

太康不恭有仇二女五子家降叶胡公反太康失

也晉獻悖統遭譏而死宋宣亂序其弟繆而立齊

桓不胤無嫡嗣而忘其宗緒不立周譏戎女周襄王

卷之四

為后翟魯担公六年子同生周曾喜子同公羊傳曰喜有正也高作
 秦崇而扶蘇被凶趙高矯詔殺太子扶蘇宗廟荒墟鬼靈靡
 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

大司農箴掌穀貨之官

時維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定斛肇自厥
 初實施惟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贏惟都
 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積二帝下閱三主付
 一而征為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則作不忘帝主
 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勅膏腴不獲
 庶物並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

疢病也秦收太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有海內無聊刀野
 農臣司均敢告執主徭同叶

少府箴掌山海地澤之稅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言上下皆供合
 也海內幣幣祁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其僚
 率舊聖則越粵同遵民以不擾國以不煩符昔在
 帝季癸子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以噬至於耽樂
 流酒而姐妹喜作祟共察不御不恢夏殷喪其
 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
 失之於約常失於奢居反府臣司共敢告執主

執金吾箴

掌徵循之官吾禦也

溫溫唐虞重襲純孰執金華以禦非常也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

寇賊如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

爪蕙蕙利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災秦政始皇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義而思其殘酷

謀未叶寒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叶寒是尚吾臣司金敢告執璜

思當作是尚吾臣司金敢告執璜反堯咨虞舜惟

將作太匠箴室之官

侃侃將作經構官室室之官墻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

除鳥鼠攸去王有官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

茅茨土階不夏卑官觀在彼溝洫架作瑤臺紂為

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

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

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言閔子

為長府秦築驪山阿房嬴姓以顛因反故人君無

云我貴棟題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墻屋

而忘其國戮求反作臣司匠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京師城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堦襲險重固國有城

溝家有柝柝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

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蓋也昔在上世有殷有夏叶後祭辛不德而設夫險阻湯武受征而莫遏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叶胡秦恢長城而天下畔垂叶公尉臣司城敢告待階叶堅

上林苑令箴

芒芒大田芄芄作穀山有征陸作陸野有林麓夷原汚藪禽獸攸伏魚鼈以時芻蕘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昔在帝舜共田徑游以山澤供游由而往來馳逐於

其間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豬叶未不顧於愆卒過後憂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此二句考上一下鹿攸伏不如德至衛臣司虞敢告執指疑叶去聲

司空箴主司空土

昔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為萬國乃立地官空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轉注以羣牧綴以方侯烈烈雋義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故七賦五穀以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培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力在匪政斯勅流貨市寵而苞苴苞裹以充賄賂也是鬻叶余王路斯浮孰

不傾覆カ空臣司土敢告在則當作

太常箴掌宗廟禮儀之官太常者王者之

名官亦

翼翼太常是為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

祀班于羣神連及我祀既祗我采孔蠲匪愆慙

匪忒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

無罪悔韻未昔在成湯首為不弔棄禮慢祖

夔子不祀楚師是虜魯人躋僖臧文不悟文

墮太宰相納郛賂災降二宮用詰告同不祧韻吐耕

魯不祧相故聖人在位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

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隣之犧牛不如西隣麥魚夏

薦秦殞玃二世齋于望夷隱斃鍾巫韻重魯隱

館于焉常臣司宗敢告執書氏遇弒

尚書箴典機密納

皇皇聖哲允勅百工命作齋懷龍為納言是機是

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

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

室出言如風動於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斯

入春秋譏漏言易稱不密則失臣兌吉其和易

巽吝其頻易頻巽各兌書稱其明申申厥

巽主申命故引之

鄰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殞身
一姦高趙愆命七廟為墟威福同門牀上維辜書臣
司命敢告待賜

博士箴

武通古今之官漢武帝置五經博士

洋洋三代典禮是脩畫為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
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中反昔在文王經紀其軌
勗子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猗惟周以寧國以
興讓虞芮質成八劉挹行奈而濁亂斯清官操作
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
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為王之易易大舜南面無為

而衽席平還師階級之無級間三苗以懷此上

韻未秦作無道斬決天紀漫被王迹而坑夫術士

詩書是泯家言是守叶書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

叶未故仲尼不對閔陳而胡胡筮是遵原伯非學

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叶平聲周大夫原伯魯不儒

臣司典敢告在賓

太尉箴

掌武事之官即大司馬也

漢崔駰

天官冢宰庶僚之師師錫有帝命虞作尉此四句
豈帝尉二韻爰叶公口極安平國域制軍詰禁王旅
自相叶歟惟式九州用綏羣公咸治叶上于戈載戢宿纏其

紀西方白虎上之云據下之云戴苟非其以數我帝載昔周人思文公而召南詠甘棠昆吾禮用不匡無曰我強莫奈敢喪如無曰我失輕戰好殺例反折紂師百萬卒以不受宰臣司馬敢告在際

司徒歲主徒衆而教漢崔駟天鑒在下仁德是與乃立司徒亂茲黎蒸茫庶域率土祁祁人具爾瞻四方是維乾乾夕惕靡違敬敷五教九德咸事則此叶未詳嗇人用

章黔吐是富與輔相叶或無曰余恃忘子爾輔未詳或與富則作去聲無曰余聖以忽執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庶績不怡疲于爾祿豐其折右易折其而鼎覆其餗易鼎折足書歌股肱詩刺南山尹氏不堪國度斯慙徒臣司衆敢告執藩

關都尉箴漢崔瑗茫茫九州規為關津唐堯積德三代脩仁越李不軌爰失厥久聖賢不用頑器是親漢潰武關項破征谷秦王子嬰縊為禽僕尉臣司關敢告並鼓河隄謁者箴
漢崔瑗

有夏作空空司爰奠山川導河積石鑿于龍門叶民
 疏為砥柱率彼河澨大陸既礙播于北野濟漯咸反
 順叶泗從流江淮湯湯而奠宅乃州澹菑滅澨澹
順流不作菑東歸於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爰及周衰然
 夏績陵遲導非其導堙非其堙韻未詳八野填
 淤水高民居溢溢滂汨禹時九河齊屢決金隄瓠
 子潺湲宣房作歌孝文時河潰金隄孝武時河決
而作使臣司水敢告執河帝自臨塞築宣房于其上
 司隸校尉箴掌徒隸巡
 漢崔瑗

煌煌古制分劃五服叶鼻翼翼封畿四方之極牧
 監匡設是謂王國大漢通變崇弘簡易叶如吞舟
 之網禁網以濟難陀自時厥後或慢或遲繡衣四
 出禍起官闈江充作亂辱于戾園疑叶胡率隸掘
 蠱以詰其姦天叶經既定既寧爰遂其官叶居員反
定其官遂俾督京甸時惟鷹鷂必正必式國之司
 直乃回乃邪寔為讒慝毀於貞賢悔其何及昔唐
 虞晏晏庶績以熙叶靡氏慘慘怨毒用滋是故履上
 位者無云我貴苟任激訐叶未平陽曹玄默以式
 百辟畫一之歌豈猶遐逖遠也使臣司隸敢告執

本朝月拜卷百一十一

役

侍中箴

漢崔瑗

胡廣

皇矣聖主神居天處勤求俊良是弼是輔匪懈于
 位庶土以序昔在周文創德西隣最聞上帝賴茲
 四臣疏附先後辛尹辛甲尹先是訪八虞是詢濟
 濟多士又用有勳文公周公欽若越興周道叶他亦
 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寔為政首降及厲王
 不祗不恪暱彼榮夷用肆其虐惟敗天命寇賊作
 我並作圯墜宗緒寢廟靡託無曰我賢不選至親
 無曰我任妄用嬖人籍閱飾顏漢高祖時閼孺皆貴幸

同卧起或穢我神武鄧通擅鑄不終厥後叶後五
 傳脂粉嚴道銅山中書竊命石弘作禍叶與後同
 賜通蜀嚴道餓死中書竊命石弘作禍石顯弘恭
 得自鑄錢後餓死中書竊命石弘作禍石顯弘恭
 少坐腐刑宣帝時在中書竊命石弘作禍石顯弘恭
 賢嘗與哀帝書寢偏籍帝衷賢未侍中司中敢告
 覺帝斷衷而起無主猶言不祀

諫大夫箴

漢崔寔

於昭上帝迪茲既哲匪于水鑒惟人是察叶刺處
 有誦訓出有旅賁音奔木鐸之求爰納適人各有攸
 訊政以不紛昔在大禹拜承昌言叶魚癸辛暴戾
 虐及于天逢當作于周厲慢德不蠲煦煦胥讒人

謗乃作不顧厥愆是討是格叶剛庶類不堪流之
疑宅各反防人之口譬諸防川豈不速止潰乃滲
爰潺湲尚塞言擁為賊默默之患用顛厥國諫臣
司議敢告執翼

女史箴堂書后

晉張華

茫茫造化二儀始一作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
帝苞義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
而一有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孌淑慎
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
懿樊姬感莊不食鮮禽楚莊王好獵夫人樊姬不
食禽獸之肉王感之勤於

政衛女矯桓耳忘和音齊桓公好淫樂夫人衛志
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進漢元帝
有能逸出攀檻欲上夫豈無畏知死不吝班妾有
殿馮婕妤以身當之夫豈無畏知死不吝班妾有
辭割歡同輦漢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
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
則微崇猶塵積難言其替若駭機易言其人咸知飾其
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礼正各之藻之
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
以疑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鑒作
盤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

女史箴卷之四

五

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于小星詩篇戒彼攸遂易
遂比心蠱斯則繁爾類歡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
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
美翩輕以取尤治容求好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
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祭顯
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私箴

五箴五首并序

唐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
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

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
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
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
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
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
為傾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叶乎行
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体
汝惡者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礼反此悔不可追悔
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ハ

好惡箴

無善而好スル不觀其道無悖而惡スル不詳其故前之所
好スル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
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
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

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ハ今其老矣不慎胡
為ハ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ヲ需焉然有餘厥聞四馳ハ今
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擘擘昔者子路
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
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
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音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
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叶音及其既寧終
莫能戒叶居反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

辱則喧然

口箴

唐姚元崇

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為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

寧弦

視聽箴

唐沈顏

人一其視而不二其明故目有時盲人一其聽而不二其聰故耳有時聾蓋目之盲由物亂其睛耳之聾由聲惑其聰且王者咸知其至也石者咸知其石也砥砩亂焉宮者咸知其宮也商者咸知其商也而鄭衛惑焉夫人者孰欲棄真而取偽背正而歸邪諒視不詳而聽不審耳俾視不詳而聽不審者豈不以砥砩鄭衛之故乎吁天下之大萬物之衆其亂自惑耳者非特砥砩鄭衛而已則知非

聖賢其不惑於視聽者稀矣

自箴

唐元結

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曰于時不爭無以顯榮
與世不佞終身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圓君欲求
位須姦須媚不能此為窮賤勿辭元子對曰不能
此為乃吾之心及君此言作我自箴
與時仁讓人不汝上處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
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終身如此可謂
君子

憂歲

唐柳宗元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
常常則誰懼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
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
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
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為憂省而不疚雖死優
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
如斯守之勿墮

行已箴

唐李翱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
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

文本月語卷四十七

八箴

二十三

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惑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
心無他骨畏多言唯咎在躬若市于我慢謔自他
匪汝之辱昔者君子唯禮是持且小及天骨莫從
斯苟遠于此其何不為事之在久昧者亦知遷焉
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
作我師

暗室箴

唐歐陽詹

夫行以檢身非以為人無淫無佚其處宜一孜孜
碩人冥冥暗室罔縱爾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
彼元吉勿謂傍唯上蓋天鑒無外勿謂後掩前局

神在無形天不長隱神實正直神怒天誅未始有
極昔者趙盾假寐矜莊天迴厥害鋤倪已亡又有
符堅竊為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去聲天窺神窺
人無不知神忿天忿身無所隱澗松抱節幽蘭以
薰歲寒不變無久亦芬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戒慎
乎其所不見恐懼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夫
君規

按字書云規者為圓之器也書曰官師相規言
規其闕失使不敢越若木之就規也今人以箴

規並稱而文章顧分為二體者何也孔穎達曰
書言官師者謂眾官也相者平等之辭平等有
闕已尚相規見上有過諫之必矣據此則箴者
箴上之闕而規者臣下之互相規諫者也其用
以自箴者乃箴之濫觴耳然規之為名雖見於
書而規之為文則漢以前絕無作者至唐元結
始作五規豈其緣書之名而創為此體歟今摘
其一列于篇以備一體云

出規

唐元結

元和中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和中問之曰爾去

我父矣何以異乎諾當作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
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竊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
天子共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人卿
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
可用有始賀拜侯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
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
者皆擊參遊燕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豕者
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
斗之中元和中聞之嘆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
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謹不言雖手

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絕汝若思為
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之機如下既
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
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叙
將為戒乎

戲規

唐元結

元子倚于雲山之巔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
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寃元子
啼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
元子曰嗟嗟欠山苟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寃之

彼牧兒望次山猶儻隸不敢于其生及苟戲乃或
與次山猶仇讎斯豈慎德也與吾聞君子不苟戲
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苟戲
似非之非者邪惡不必易此而後為惡也元子報
真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
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友名
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辱者焉得不因苟
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戲為規

時規

唐元結

乾元肅宗已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

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之醇耐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嘆曰子何思不盡邪何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飢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書之授於學者用為時規

戒按字書云戒者警敕之辭字本作誡文既有箴

而又有戒則戒者箴之別名歟淮南子載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叶徒至漢杜篤遂作女戒而後世因之惜其文弗傳意必未若堯戒之簡也今採唐宋諸作列于篇其詞或用散文或用韻語故分為二體云

守戒

唐韓愈

詩曰太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唯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棧而外

施宮室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備鑄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剛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疑乎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取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是下句同疑行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無與我壤坡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

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頷一作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即蜀雞也之不期蜀雞蜀當作越之不支今失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瓜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宋朱熹曰唐河南北地裂為六七蔡在當時最為近地成德淄青連結為援所謂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者此公守戒之所以作也終之曰在得人及裴度平蔡而公之言果驗也

三戒并序

唐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追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此為依勢以干非類者設

臨江之人畋得麋麇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恒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麇稍大忘已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眾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

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此為本無才德而外為有才德者設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龙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愁愁魚僅反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同梁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龙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

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失

求其氏之鼠

此為竊時以肆暴者設

永有其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已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其氏飽食而無禍其氏室無完器施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書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寐終不厭數歲其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

殺鼠如丘棄之隱處是數月乃已嗚呼彼以飽食無禍為可怕也哉

韻語

敵戒

唐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馮文為患晉厲公敗楚師于厲之不圖舉國造怨羣大夫而自其左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魯孟孫惡臧孫及哀曰孟孫藥石也今死吾亡無日矣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

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
瘡音俞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
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
詩思者無咎叶未

女戒載嫁女于呂氏作此戒之

宋張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是曰天明是其帝命嘉爾婉
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克施行孝也克勤爾順維何
無違夫子無然臯臯難與也無然訛訛彼是而違爾
焉作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無非無儀女生則戒
吏叶居反王姬肅雍酒食是議貽爾生物以銘爾心錫

爾佩中墨子誨言叶魚反銅爾提匪謹爾賓薦玉爾
奮具素爾藻絢枕爾文竹席爾吳莞叶平聲念爾書
訓枕之訓思爾退安安爾退居之席彼實有室爾勿從室勿
從而有訓遜爾提提安爾居之爾生引逸長樂也
銘

按鄭康成曰銘者名也劉勰云觀器而正名也
故曰作器能銘可以為大夫矣考諸夏商鼎彝
尊卣盤匱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殘缺獨湯盤
見于大學而大戴禮備載武王諸銘使後人有
所取法是以其後作者寢繁凡山川官室門井

三傳用辨之四十一ノ金

之類皆有銘詞蓋不但施之器物而已然要其體不過有二一曰警戒二曰祝頌故今辯而列之陸機曰銘貴博文而溫潤斯言得之矣此外又有碑銘墓碑銘墓誌銘則各為類不並列于此云

警戒

器物銘十七首

周武王

楹銘

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時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時

戶銘

夫名難得而易矣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周夷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

牖銘

隨天之時以地之財前敬祀皇天敬以先時西

机銘

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

席銘

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及一側亦不可不志志

文木自詳卷四十二

三十三

所殷作監不遠視爾所代

杖銘

惡乎危於忿竟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

盥盤銘

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淵一溺於淵猶可游也

見爾前慮爾後

鏡銘

以鑑自照見形容以久自照見吉凶

衣銘

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帶銘

火滅脩容慎戒必共共一作共則壽

履銘

慎之勞勞則富

觴豆銘

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音驕憍則逃

觴銘

文本月詳卷百二十一

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

弓銘

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劍銘

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矛銘

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井銘

漢李尤

井之所尚寒泉冽清法律取象不槩自平東井八星主水

衡事法令也多取不損少汲不盈執憲若斯何有邪傾

鼎銘

宋正考父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葉委羽反僂偃循牆而走與子亦莫余敢侮禮於是以糊余口其銘音苦○正考父佐戴宣武三命而益恭故
此以喻已之益恭也循牆莫侮言鼎雖置諸幽則皆知其為有用之器以喻已雖謙卑亦必見用也
饈唯餽糊口亦言無他烹

仲山父鼎銘

漢崔駰

和帝時南單于遣車騎將軍竇憲古鼎容五千斗其傍銘曰仲山南鼎其萬年子子孫

孫永寶用此時為

孫永寶用此時為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功兩虧悔終吉有福足

勝其任平公餗乃珍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求

年天之大明徐獻忠曰此文全引易爻辭融大律作戒辭實箴憲也雖非銘體蓋有君

子之義焉

笥銘印絃也漢胡廣

休矣斯笥凡器為式受相君子承此印絃帝命所

各用褒令德佩以自脩服以自勅忠肅恭懿鮮不

為則靡悔靡吝神人致福叶筆

印衣銘漢胡廣

明明上皇旌以命服叶鼻紆朱懷金為光為飾邁
種其澤撫寧四國宣慈惠和柔嘉維則克厭帝心
膺茲多福叶筆登位歷壽子孫千億

漏刻銘漢李尤

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曜俯順坤德力建日
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忒唐命義和敬授
人時懸象著明序以崇鼎季末不虔德衰于茲挈
壺失職刺流在詩聖哲稽古帝則是欽尺璧非寶
重此寸陰昧且不顯敬聽漏音思我王度如玉如
金

天不月詳卷百二十一

三二五

樽銘

漢蔡邕

酒以成禮弗愆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沈盈而不
冲也也古人所箴尚鑒茲器茂勗厥心

潼關甲銘并序

唐孫樵

潼戶呀東翼廉敞南有玄甲數十札焉委于前楹
澀塵飄風綴斷革利椎過而誚之且曰此國之閫
也是小欲遏寇偷大欲扼諸侯今者關禁弛而不
幾守申存而不完將何抑天下心而割天子憂邪
關吏突而進曰借如潼之甲可以燭日潼之旗可
以絳天戰鞞晝驚警析夜鳴吾曹將擺堅荷銀投

死地之不暇又安得與客合繻而東合繻而西哉
今上君臨萬邦號令所加風清日明理為大和如
此則關之禁何為而申嚴關之甲何為而繕堅
宋四十二年關中之兵其屯如雲孽胡西來叱而
闢之守申其不完邪古之善守天下者展禮以防
乏闡樂以和之明刑以齊之脩政以固之則其守
在四海之外何以關為而况完其甲乎是天下愈
安而其禁愈弛天下愈平而其甲愈弊耳樵將去
之且銘其甲云

潼關之甲完吾孰與安潼關之甲弊吾孰與濟甲

乎甲乎理與爾謀亂與爾謀無裨工爾脩

金人銘

周撰人闕

孔子觀周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叶蒲反無多事多事多患叶味安樂必戒無所行惟叶音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私也技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以上

四句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以上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以上人皆或之東西轉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以上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以上

既讀斯文顧謂弟子曰君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按孔子之言如此而不孫楚乃有反金人銘蓋為當言而不言者設與此正相發明也
 反金人銘
 魏孫楚

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背曰我古之

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惟立言名乃長久胡為塊然生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狗名盜跖為濁夷狄為清鮑肆為臭蘭闡門也補為馨莫貴澄清莫賤滓澁一者言異歸於一會竟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羣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官中皆飢時悅廣額不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為傷悲斯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於言為重是以君子追而改之按此乃有為之言與金人銘所謂言各有

管田者

槃水銘

宋司馬光

槃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勿使小歌小歌則傾傾不可收用毀其成嗚呼奉之可不兢兢

劔閣銘

晉張載

巖巖梁山之岫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印棘音北達襄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劔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閑由往漢開自有晉秦

水有詩卷四下

三

文仙甲并卷四十七 不金

得百一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名犬筭矧茲狹
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越趙形勝之地匪親
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
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三苗不祀此一本
句在興實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本容易之易今吐
憑阻作昏鮮作不敗績公孫述既滅劉氏漢後
銜壁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州
名

座右銘

漢崔瑗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

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度心而後動謗議
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戒在涅貴不淄
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彊行行鄙夫志
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
相久久自芬芬

座右銘并序

唐白居易

崔子玉座右銘子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
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為座右銘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如何貴賤安足
云聞毀勿感感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

大正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三九

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
重其身遊與邪分岐居與正為鄰於中有取捨此
外無疎親脩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
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
此行之貴自新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
自勗身沒貽後昆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續座右銘并序

宋李至

崔子至為座右銘自樂天亦為座右銘檢身之道
幾乎殫矣予嘗冥心讌坐自思所為慮向之益友
以予位者不我規也因疏其所得亦命為座右銘

聊以自勉其辭曰
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
如尤已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
撝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
者仲尼所戒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
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
足者亡為善則遊君子之域為惡則入小人之鄉
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過防豈如長存於
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祝頌

宋李至

四十一

嘉量銘

周撰人闕

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去聲示也四國永
啓厥後茲器維則

鼎銘

衛孔悝

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若
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于宗周奔
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
文叔興舊考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
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
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三神鑑銘

漢撰人闕

吾作明鏡幽鍊三商治鏡鍊以三商或三日月
以周乾坤五五之數故曰三
商商金頌以長芳大明徐獻忠曰此文含蓄餘
氣也

尚方鑑銘二首

漢撰人闕

尚方作鏡毋天傷左龍右虎掌四旁朱鳳玄武和
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一親樂富昌兮宜侯
王兮大明徐獻忠曰此文殊有古意
雖頌其福不落凡近殆可觀也

尚方作鏡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
食棗浮游天下教叶四海叶壽比金石之國保

大明徐獻忠曰此文作游仙語真尚御之頌也

鞮銘

漢崔駰

機衡建子萬物含滋黃鍾育化以養元基長履景
福至千億年叶稱皇靈既祐祉祿來臻本枝百世
子子孫孫履為獻而迎福此長至朝會之辰以
此為禮臣子愛君之意也

樽銘

漢崔駰

惟歲之元朝賀奉樽叶租金罍犧象嘉禮具存從
緣獻酬交錯萬國古國字一云王莽所改咸歡叶許

文貞公勅笏銘并序

唐孫樵

大中宣宗六年詔出文貞公勅歸其孫丞相墓孫

樵請銘其笏曰

靈牙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為笏怒虎可
唾笏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柱天不交指日
不蝕標儀條臆起梗開直噫諫舌切切上磨帝缺
不逆不拂笏則公笏叶虛出後同緊拱折列諍舌不發
叶非膠梁顧餽下偷上復非公之節孰為公笏

塗山第并序

唐柳宗元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太位立太政勤勞萬邦和寧
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主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
土自壺占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承順天

歷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宜自風
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太災
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象乃輯五瑞
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
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
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
帝王之世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
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唐虞讓
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
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者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

文伯曰卷之四十七

四十一

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
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
山川守神莫敢違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
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
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乂厥後啓征有
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
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
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
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
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

之林月詩卷四十七

四十一

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
 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故叶莫會朝侯衛統壹憲度雀
 方宣教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叶去禮具
 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
 骨專車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若定混區
 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
 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訓則
 封燕然山銘并序參用漢書文選本
 漢班固

維永元和帝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

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鹿乃

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

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與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氏

羌侯主君長之羣驍騎十三作萬元戎輕武輕車

長轂四分四分布雷輜車也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

久陣方圓牡牡衝衝蒞以威神玄申耀日朱旗絳天

因鐵遂陵高闕下雞鹿疑叶歷各及高經積函函

日積函絕太漠沙斬温禺以釁鼓血戶逐以染鏗

温禺尺逐皆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

匈奴君長各

野無遺寇以上四句無韻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
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名山跨安侯名乘燕然
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攄高文之宿
憤光陰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
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
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志音負其邈
兮且地界吏反居封神丘今建隆竭去例反肥帝載
兮振萬世

石橋銘并序

唐張或

闕茂歲戊年也我御史大夫李公晟奉詔總禁戎三
萬北定河朔冬十月師次趙郡郡南石橋者天下
之雄勝乃揆厥跡度厥功皆合於自然包我造化
僕散客也狀而銘曰

洙水伊何諸州互湊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杼材藏
制樸斷紛糶翰地泉開盤根玉虯虹舒電拖虎步
雲構截險橫包乘流迥透塊軋匠造琳琅簇造促
湊敞作洞門呀為石竇賒莫筭盈一紀方就力將
嵐爭勢與空鬪吞齊跨趙徹夜防晝月挂虛蟾星
羅伏獸謂之鈐鍵撮我宇宙謂之關梁扼我戎寇

石橋銘并序

卷五

郡國襟帶河山領袖經途者安逸軌者履東南一尉西北一候萬里書傳三邊檄奏郵亭控引事物殷富夕發崩壻朝趨禁竇質含冰碧文耀藻繡花影全芳苔痕半舊天啓太壯神功罕究勒銘巨橋敢告豪右

三槐堂銘并序

宋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入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

盜賊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知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名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名且相真

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名素且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

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與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郵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伍子胥廟銘并序 宋王安石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寓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執恥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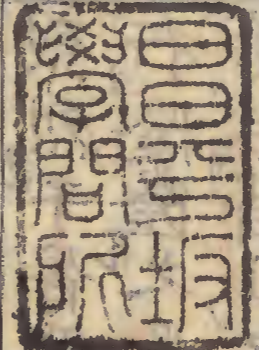
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
 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
 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
 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
 少邪康定二年子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
 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
 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
 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
 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為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
 與為銘也

烈烈子胥發節窮通遂為冊臣奮不圖軀諫公謀
 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
 有餘胥山之顏也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
 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
 庭示後不誣

513

交信... 卷四十一... 金

四六



Vertical text in seal script,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日野守見' (Nishino Shomi).

Vertical text in red ink, reading '日野守見' (Nishino Shomi).

